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雙龍傳 第三回 劉萬山霸當不贖 嘉慶爺店內認子

小橋流水竹疏稀，月移花影夜讀書。 姓字不知何必問，料定不足俗人居。

話說一朝奉將劉萬山請至櫃檯。萬山接票一看，將三楞眼一瞪說：「從今月，我這當舖改了章程了，前月還是認票不認人，如今認人不認票。誰當的誰來贖。」李鳳聞言不悅，心中說：「這廝明明是欺負人。」遂問道：「若是噹噹的人病故，別人再贖就不贖給了？」劉萬山怒道：「李鳳，你說好的，不然你要挨一頓拳！」

李鳳聞言，忍氣吞聲，拿起當票回至增盛館，見了皇爺，從頭至尾學說一遍。皇爺聞言怒道：「噹噹不贖給，真乃勢惡霸道！這是州官教訓的好子民。李鳳，你去罵州官去。」李鳳聞言作難。土地在暗中說：「不好，若抗旨，我怎擔當？」遂照著李鳳吹了一口法氣，只見李鳳二目一瞪，說：「我就去罵州官，看他把我怎麼樣！」轉身往外跑，白士祿近前一攔，被李鳳一拳搗了個臥虎。

李鳳跑出增盛館，一直跑到州衙，見州官正然升堂，遂跑到堂口，用手一指，開口大罵，「好州官，狗狼養的！你做官教訓的好子民，贖當不贖給。必是你貪了他的賄賂，他方敢勢

惡霸道了！」州官聞言大怒，吩咐左右：「給我鎖起他來！」擲下四根刑簽，左右皂班按倒李鳳重打了四十大板。李鳳不覺疼，皮肉亦未去。州官怒道：「好大膽的王玉珂，你圖了這瘋人的多少錢財，並未重打？」遂命青衣李定平重打王玉珂。李頭不敢怠慢，打了王玉珂二十板，打得鮮血迸流。

皂役遂將李鳳按倒動刑，暗中的土地神退了法，去保皇爺去了，李定平才打李鳳一板，李鳳喊嚷：「太爺恩典，饒命！不是小人罵太爺，是在增盛館吃飯的先生教我來罵，我就糊裡糊塗前來罵太爺。」州官王貴省聽罷，吩咐快頭張遂善、李玉堂：「領我簽，速鎖算命的先生來見我！」二位快頭哪敢怠慢？下堂逕奔增盛館而來。

且言當今皇爺在飯館，腹內暗想：「我命堂官李鳳去罵州官，難免挨打，不如朕前去州衙觀看一番。」想罷站起身形，出了增盛館往前走。只見迎面來了二人，走近前口呼：「先生，你老是在增盛館吃飯嗎？」皇爺說：「不錯，是我在增盛館吃的飯。」二差役一聞言，一抖鐵鏈要鎖皇爺。嘉慶爺大怒，一伸手揪住了快頭李玉堂，使了個順手牽羊，把李快頭摔了個狗啃地。張遂善剛上前，皇爺用了個窩裡發炮，一拳搗去，搗得張快頭一溜歪斜。二役見事不好，急奔回州衙稟知太爺去了。

皇爺停步，見日落歸宮，心中暗想：「天晚，不便到州衙，且尋個安身之處再作道理。」忽聽有一個小孩子招呼：「眾位客官，住下罷，天色太晚了，哪不是住呀？宿下吧。我這店內又寬大，又乾淨，又無狗蚤臭蟲。房錢五個，每頓飯二百錢。」

當今皇爺閃龍目瞧見這孩童，頭戴帽，上安甩頭纓子，大長的一條辮子，身穿繭綢袍子，外套青馬褂，白標襪子，魚鱗鞋，天庭滿，地額圓，上身長，下身短，唇如塗朱，鼻如懸膽，眉清目秀，天生的貴相。只見孩童走近前掃地一躬，口尊：「先生，天已晚了，宿了吧。」皇爺說：「使得，頭前引路。」

皇爺進了店，上房落了座，見炕上席是破的，房頂露著星斗，牆上有血道道。暗說：「這店必有臭蟲。」只見孩童斟了一杯茶，口呼：「先生，喝茶吧，我到店外再招呼幾位客來，與你老作伴。」皇爺說：「你休去招呼，我住在這裡，可就無人來往。」孩童說：「老先生，你老連一句吉利話也不會說。我去招呼幾位客官，我多掙幾個錢，你老看著也替我喜歡。」皇爺說：「你不信我的話，你就去攬客人去。」孩童忙忙跑到店門外，又招呼了多時，並無住客。無奈進來，口呼：「先生，你老用什麼酒飯？我去給你預備。」皇爺說：「酒飯不用，與我一壺茶、一盞燈。」孩童聞言，心中不悅，逕奔店後住宅。

只見他母親站在後院中說：「今日宿了幾位客官？」孩童口尊：「娘親，今晚喪氣，只有一位喪門星的算命先生，也不用酒飯，只要一壺茶、一盞燈。」他母問道：「客人既然要茶要燈，為何不去料理去？」孩童說：「母親哪，你老想一想，燒一壺茶得半斤劈柴，一盞燈得八個官板的油。你老想一想，虧本不虧本？」他娘說：「好孩子，你不曉得世情，俗語說的好：『死店活人開，一個去百個來。』你還不送茶去！」孩童說：「我還未燒哩。」他娘說：「不用燒了，適才為娘覺著渴，燒了一壺茶，刻下不覺渴，你先與先生快送了去。」小孩聞言，不敢怠慢，一手提著茶壺，拿著茶碗，一手端著燈，逕奔前店。

進上房放下燈並茶壺、茶碗，皇爺問：「小店東，你店中共合幾個人？為何不見老掌櫃的？」孩童說：「我這無有老掌櫃的，這店裡店外掌櫃的就是我一人。」皇爺說：「我問的是你的生身父未見。這店中竟是你一個人裡外照應？」孩童說：「你老別的不問，單單問我的父親。若提起我的父親，我就得痛哭一場。殺父的冤仇不能報，我就死了。無奈上有老母，無人奉養。」不由得落淚。

皇爺問：「你父被何人所殺？」孩童說：「被和坤那個王八蛋殺的我父！」皇爺問：「和坤與你家有何仇恨？」孩童搖手說：「我不敢說，若說出被和坤知曉，我的全家該斬，禍滅九族。」皇爺說：「你是在屋中說，店中又無別的客人，又不是在大街上嚷著說去，就是我一個人知，我又不向他人言，你向我說一說，料無妨礙。」孩童聞言說：「你老等我再添些燈油，咱倆再談。」遂添完了燈油，立在一旁。皇爺說：「你坐下，你將和坤殺你父的緣由對我從頭細說一遍。我可給你出一主意，也可報得了仇。」

孩童說：「你老既問，實對你老說，我的祖居在關東沈陽，是隨龍搬進北京。」皇爺問：「你是何名姓？」孩童說：「我名張連登，皆因流賊李自成造反，奪了大明的天下，吳三桂搬請清兵老罕王率兵追趕，闖王李自成自盡。順治皇帝登基，改明為清。我頭輩曾祖越武舉，二輩先祖趙緒宗，三輩是我父趙元會，在京是總兵之職，管帶京營馬步隊。」

嘉慶皇爺不由得哈哈大笑。張連登問：「你老為何發笑？」

皇爺說：「你所言的話皆是撒謊。你自己想，你祖先皆姓趙，你因何姓張呢？」張連登說：「你老聽的是話頭，並未聽至話尾。乾隆皇爺登極坐殿之後，湖南邪夫婦作亂，湖北反了吳半城，八百里加急折子進京，乾隆皇爺閱本大怒。和坤保奏傅司大人為統帥，保我父為先鋒，前去征討。五萬人馬來到湖南交界，兩軍交戰，我先父殺了三天三夜，殺敗反賊，獲住三個賊匪頭目，將三個匪目打入木籠囚車，解到北京。」

張連登停了停接著又說：「反王這裡情願投順大清，寫下降書順表，年年納貢，歲歲稱臣，只求放回三個匪頭。傅司大人立刻寫了折文進京，保放三個賊目。未見諭旨下降，傅司大人一連上了十二道折文進京。哪曉得狗賊和坤蒙君作弊，將十二道折本皆都壓下，他將賊匪三個殺了兩個，放了一個，奔到南京，向反王將此兩個被殺之事一說，怒惱七個大寡婦，定下調虎離山計，設下酒宴，請傅司大人赴宴，在酒席宴前拿了傅司大人，把傅老帥點了天燈。我父見事不好，上馬殺賊，連闖反賊十三座連營，連夜返京。和坤諛言哄騙，將我父用酒灌醉，用法繩綁訖。奸賊和坤參劾我父一本，言說我父臨陣脫逃，私自回家隱匿。無道的昏君不查虛實，准了本，旨下，將我父推在法場斬首正法。昏君復降諭旨，命吏部天官劉聖公抄拿我滿門家口，抄了家口三十八口；卻暗中私放我母子二人，又贈我母子一匹馬、一百兩白銀。恩人劉吏部因何放我母子？皆因憐惜我父忠良，負屈含冤，留下趙氏後代，不絕香煙。我母子逃至這通州，舉目無親，偶遇張公，他膝下無子，認我為螟蛉義子。故此隨了張姓，起名連登。這是以往從前之事。至到如今，曲直皂白未分，大仇未報。」

皇爺問：「你的本名呢？」張連登說：「本名是趙長清。」

皇爺聞言，點了點頭，暗罵：「和坤龍蒙君作弊，暗害忠良。」

遂說道：「你家趙門屈死的苦情，此仇我與你報得了，可惜我與你非親非故。」張連登說：「這有何難？咱二人拜盟兄弟，如何？」皇爺擺手說：「不中，你我年紀不相配。我有心令你認我為乾爹，你心中如何？」張連登聞言，心中不悅，惱怒在心，暗

想：「你明知俺娘守寡，出口占我的便宜。」

張連登一語不發，出了上房，氣恨恨的奔至後宅，口呼：「母親，可氣殺我了！」石秀英問：「我兒因何生氣？對為娘學說遍。」張連登說：「那個住店的先生，問我父親怎麼不在店中，我就哭哩。他追問我，我就將家中之事實說了一遍。他說能報咱家仇恨，可惜非親非故，若要替咱報仇，非認他為乾爹，方可報仇雪恨。你老想，母親守寡，他教我認他為乾爹，占咱母子的便宜，可氣不可氣！」

大賢人石秀英聽兒說了一遍，口叫：「我兒，你是傻孩子，化不過魂來。那位先生令你認他為乾爹，猶如張恩公認你為螟蛉義子的一般，你為何生這樣大氣呢？」張連登聞母所言，「撲哧」笑了，說道：「敢情是這麼回事。他既肯替我報父冤仇，我去認乾爹去。」石秀英說：「且慢，你去認乾爹，為娘跟你去，站在窗外。你問他的家鄉住處、姓名來歷，為娘在窗外，你聽有蹣腳之聲，你就磕頭認乾爹。若聽不見為娘的聲響，千萬莫要磕頭認乾爹。」張連登答應，在前頭走，石秀英在後相隨。

來到上房門外，石秀英立在窗櫺以外，靜聽房內講話。張連登進上房，笑問道：「先生，你老令我認乾爹，你老家住哪州府縣？是何名姓？日後我好給乾娘磕頭請安去。」皇爺見問，說：「我祖居關東奉天府老城界內，自闖王造反，吳三桂赴關東搬取救兵，老罕王率大隊人馬進關滅闖王，我是隨龍來的。」

不知認乾爹成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